

复活一个时代的伤痛和荣耀

——读徐剑长篇非虚构文学《浴火重生》

□王晓燕

1966年,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冷血》一书出版,开创了美国“非虚构小说”之先河。这种从新闻报道式的客观视角,描写社会事件的小说形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盛极一时。近半个世纪后,“非虚构小说”的文学风潮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悄然兴起。2010年,《人民文学》率先高擎“非虚构”旗帜,启动了“人民·大地”非虚构写作计划,呼吁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走向民间,以刚健行动开拓想象空间,秉笔直书为时代作传。在非虚构小说的文学样态描述中,有两个突出特点与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的纪实文学相区别。一是作者个性化的写作方式,二是不受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影响,描写时价值真实面孔的立场。从以上两点审视,徐剑的《浴火重生》确实应该划归非虚构文学的行列。

徐剑的作品最为鲜明和动人的特质,便是一种对于底层民众的“仰视的目光”。无论是抗冰保电战役中诞生的《冰冷血热》,抗震救灾中写就的《遍地英雄》,还是历经四载最终完成的《东方哈达》,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徐剑的对于民间和底层的敬畏和悲悯,看到他在对芸芸众生的描述中寻找文学内核和时代精神海拔的努力。而今,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白山黑水间的广袤大地,把尊重和同情献给了生长于此的质朴刚强的东北人。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他对东北人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和不敬,因为在作家的童年印记中,东北女人的形象一度是盘腿坐在炕上,吸着旱烟袋的原始本尊。以至多少影响了作家对这块大地和族群的看法。然后,当他走遍东北的城郭、煤城、钢都和大型国企,看到一个一个工人世家和一个时代、一座城市和一个大厂的沉浮毁誉,他叙述了经历过辉煌和荣耀的东北工人阶级的平民生活,在透支了光荣与梦想之后,便面临着宿命般的酬报和偿还。有许多母亲儿、姐妹,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了一个家庭的天空,甚至以超人的牺牲,支撑着一个家庭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时光。一位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被无限的放大了,大写意般地抒写了他们所经历的辉煌与苦难,复制了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以敬畏之情,将东北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举上了作家的头顶。

然而,不管这种转型付出多大的代价,可是对于一个大东北来说,是辉煌过后的归零,是领略幸运之后,一步步滑入宿命的怪圈。但是最大的幸运,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他们终于涅槃了。找回了当年工人老大哥和家庭的荣耀和灿然。

一个时代的辉煌、沉寂和复兴,一片土地的兴盛、沉沦和复苏,一群人的荣耀、失落和振奋,是一个难以把握和描述的沉重命题。徐剑在书中借被采访人刘连岗之口,表明

自己的破解之策:“你写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题材,千万别往大说,也应该定位为普通的老百姓过小日子的一种题材。”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兴衰浮沉的人的命运中,徐剑对重大题材的把握可谓举重若轻,他将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融入了普通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底层的变化,来透视老工业振兴,显示了驾驭国计民生大题材的老到和成熟,以及极强的叙述控制能力和结构能力。正如作者在第九章《煤都之恸》中申明的那样:“我一直信奉读活的大书——大写的堂堂正正的人。翻阅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翻阅活的历史。”只有通过这些或青春或苍老,或得意或失落,或喜悦或悲伤的面孔,才能复活一个时代的悲怆和荣耀。

荣耀易写。徐剑也是从“东北大地曾经是一次次产生光荣与梦想的天堂”处落笔。新中国第一枚国徽,由沈阳第一机床厂铸造完成。新中国的第一台5吨蒸汽两用锻锤在沈阳重型机械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18马力的蒸汽拖拉机、中国第一台3000千瓦水轮发电机、中国第一台69千伏的高压多油断路器、中国第一台100吨可以给火车称重量的轨道秤、中国最早的战斗机轮胎……新中国的诸多“第一”都是在东北大地上诞生的,作为新中国装备总部的东北携着享誉全国的众多劳动模范、难以计数的产业工人,一同登上了荣耀的顶峰。但随着时代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曾为中国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共和国长子迎来了生命中的不可闪避的衰败和伤痛。

艰辛难述。曾经领跑全国,荣誉无数的大型国企资不抵债,破产倒闭;曾经被称为天堂的工人村住宅区沦为了穷人街、闹人街;曾经“工农商学兵”以骄傲姿态立于社会顶层的产业工人,大批下岗失业,开始了艰难求生。艰辛之所以难述,是因为它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说尽、说清的。艰辛并不只是一时,它侵扰了所有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艰辛也并非一事,它弥散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令人捉襟见肘,困顿无言。我生于辽宁,分流、停薪留职、下岗、买断等词汇耳熟能详,亲属中也有多人下岗失业,因此阅读到产业工人第二代讲述人情冷暖,求生艰难的片段总是难抑心中起伏。掩卷回味,最令人心动的就是第九章《煤都之恸》中被采访人任志琴的微笑。人说“好女不嫁莫地沟”,但任志琴为了爱情毅然走进了莫地沟棚户区,并在下岗后买断工龄,经营百货,起早贪黑维持一家生计。而艰辛的生活和恶劣的居住环境并没有磨灭她的希望,敛去她脸上的笑容。还有那位与郝建秀一个辈分的全国劳模杨玉兰,曾经是新中国第一代纺织女工的荣耀之后,一位被很多志愿官兵追求、爱慕过的年轻姑娘,她的经历,让人们回到

了那个英雄美人,江山家国的光荣年代,她最终成了一位军官的太太,可是在10年沉沦的黯然岁月,也一度沦落为集贸市场里卖小人书和冰棍的老妇人。但是在她们的心中,仍有一种不泯的希望,一种奔日般的轮回往生,至今,虽然她大女儿还蜗居在街边那间当年妈妈卖冰糕和馒头的小铁皮屋,居无定所,甚至零下30℃,没有暖气和洗澡的地方,可是却以卖一包烟、一瓶酒、一根冰棍,赚来的一分一厘,供出了一个大学生,正是从这些柔弱女子的温柔笑容中,我们看到了东北人最为坚强的脊梁,他们是最朴实无华的平民百姓。

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读者,《浴火重生》是一本“了解”之书,通过阅读他们会了解到东北不只有人参貂皮鹿茸角、乡村爱情小沈阳,更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辉煌的去过和崭新的未来。对于东北人,《浴火重生》是一本“治愈”之书。遥想旧日辉煌,可以坚强今日自信,重温伤痛记忆,才能催生明日梦想。只是作者在书中的一丝隐忧应引起我们关注。在采访抚顺矿业集团,得知抚顺煤矿资源枯竭,抚矿集团转而研究曾经的废弃物油母页岩,从中提取油母页岩油,而抚顺的油母页岩可开采30年后,作者抛出了一个疑问:

“那30年以后呢?”

在书中,作者没有得到答案。

这一问题,应该由抚顺、由黑龙江、由整个大东北来作答。只有带着问题和思虑上路,才能走得更远。东北振兴,才能变为东北永兴。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作家的写作,其实是最纯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他需要作家要有新历史、哲学和文化史观,以巨大的思想穿透力,来穿越越众生,来统领提挈素材,结构文本,凸显出新颖独到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写,非虚构写作,有时往往比小说的虚构更鲜活、更有超凡的魅力。

当然一部好的非虚构文学。除了思想的深邃的锐度,文学叙述的诗意和情感,还要有文化的底蕴和沉淀。

徐剑是一位有浓郁文化品位的作家,他的这种才情和文化底蕴,在《东方哈达》中也灿然绽放,而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又再度领略了他的文化眼光和历史视点的深度扫描。他引述了清代杨宾的《柳边纪略》以及地质大师黄汲清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来论述东北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特征。他称杨著为一部很有价值的北方边疆史学著作,也赞誉黄著对东北大地地质构造的科学论述。随着《浴火重生》的完成,徐剑也从一个独特角度书写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史。他于叙事复线中广涉文献典籍,主线中深入底层采访取材,小说结构、叙事皆见苦心。若论白璧微瑕,惟有用词略显繁复,有时缭乱眼目一点。徐剑骨子里军人的刚健耿直通过他的文字融入文章血脉,对历史事件、社会问题、现实隐忧毫不避讳,秉笔直书。而受访的东北产业工人,因天性直爽豁达,也是畅所欲言,毫无矫饰。两相碰撞,使得《浴火重生》一书呈现出一种少见的“坦诚”特质。惟有坦诚,才能真实,惟有真实,才是非虚构文学的灵魂和力量所在。

穿越小说的内在精神结构

□许 林

女”、“弃妇”系列等,成功的主人公,莫不如是,个人的目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实现这个目的或者利益,什么手段都可使用。

但是,这个目的一定是合理的,更多的是为了追求基本需求满足以及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的生命的意义。比如,为了生命的安全,或者至死不渝的爱情,或者追求生命的自由、人生的平等,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之类。目的合理,这一类人就成为心机深沉、智慧超绝又不失良善的成功者典范,是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一定赢在最后。目的不合理,比如,为复仇而虐杀无度,或行动完全是为满足赤裸裸的权欲和情欲,那么这类人就成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一定是小说中的最后输家。也就是说,穿越小说家们实际是赞同个人为大、利益至上的关系处理原则,但前提是所有行动都要出自合理的目的。这已成为穿越小说的内在结构。穿越小说的这种选择,有点像是在向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致敬,韦小宝做事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不择手段,但每次不择手段的时候,却又都出自读者可以接受的合理目的,有些小坏,与萧峰之类的大侠简直云泥之别,但又始终不会太招人厌。

如何判断穿越人物行动目的是否合理呢?穿越小说里的人物们遵循的是一套政治民主原则:提倡发展人的个性,实现人自我的价值;肯定人身自由,否定人身依附关系;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否定等级、特权;肯定博爱,否定

非人道主义,尤其提倡尊重个人的生命权,不随便剥夺他人的生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个人对幸福追求的权利,尤其尊重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强调不将个人意志强加给他人(在穿越爱情小说里体现为明显,不以强权压迫所爱之人,讲求两情相悦)。实际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民生思想,本就意味着民主、自由和平等最为重要,家族、集体、社会和国家应减少对个人的干预和限制。

在穿越小说里,男主人公们穿越到古代后,往往肩负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传播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如《宋风》《明》等。而穿越女主人公们,虽然到古代的目的是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却时时刻刻呈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它们成为穿越女主们(弃妇、庶女、逃妃或者自幼失母的门嫡女)区别于古代芸芸女子而引起皇室宗族帅哥关注的有效武器,也是女主人公们取舍众多阿谀、金主们的价值标准。《独步天下》里的女真第一美女布喜娅玛拉被众多人仰慕、追逐,美貌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却是因为她身上有一股不惧权势的气势,有一抹怜悯弱者、平等待人的温情。

与其他类型小说的道德诉求有一个很大不同的是,穿越小说从不耻于谈钱,也不耻于“好逸恶劳”。穿越主人公们的最大梦想,就是潇洒地在古代走一遭,赚很多很多钱,寻一个风景秀丽处,醉生梦死过“米虫”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穿越男、穿越女们虽然都想做个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米虫”,却也顽强、自信、勤劳、热情、不甘落后。这种对金钱的坦然与热爱,其实也是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因为个人主义主张维护的是财产权私有制,自然对私有财产及获取私有财产的行动与方法持尊重重倡扬的态度。

托尔斯泰说过,“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在无穷尽的、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个人主义的道德诉求早已充满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当下穿越小说实际上表现了转型期中中国社会真实的道德倾向。它之所以广受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正是在于它这种个人主义的内在精神结构和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是关联呼应的。小说阅读快感的产生基于文本与读者生活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包括差异性相关与相似性相关。穿越小说与当下社会的精神结构共振是一种相似性相关, 而它提供的背景又是异时空的,适度拉开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形成一种差异性相关。所以,它既能修复现实读者在生活中所体验过的种种关系和感受引发读者共鸣,又能使读者获得一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以得到的心理补偿。

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除了娱乐消遣外,也负有对人的生活状态深刻的道德关注甚至终极关怀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穿越小说家们还得加强自己的哲学素养。

明玉诗集,都能见到奇想的例子:“笙歌缓缓出河州,如是天孙嫁女牛。”(《朱云吟弟新婚喜赋》)朱云吟弟娶媳姐,陈明玉居然想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想到是玉皇老子女嫁人,自是别出心裁。

“自是广时无界限,但施照了照模黛。”(《镜》)一把镜子,居然也被陈明玉联想到了照了姐妃,照了西施又照了嫫婫。这样的镜子历经历史风霜,有历史的价值,美丑皆宜又没有偏见,镜子已经不是镜子而是一个明察秋毫的历史老人。

陈明玉就这样通过奇特的想象,使本来平凡的事物变得不平凡,使小丑变成美人。

在人意料之中又出人意料,在现实中又跳出了现实,陈明玉创造了与现存世界相并的另一个世界。

陈明玉虽然没有李谪仙的浪漫,但不能不说他有李白诗的“气象万千”、“想落天外”。

以稳健现实发轫,奠定艺术想象的基础,又以奇思妙想高举艺术想象的旗帜,写在纸上的艺术才不同凡响。陈明玉用他的艺术实践,证明了诗歌艺术的不变真理。

『大自然文学』大有作为

□刘贵贤

读了2010年10月29日《文艺报》“书香中国专刊”《大自然——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一组文章,很激动,禁不住为《文艺报》关注这一领域文学创作的举动叫好!这使我想起1989年9月16日《文艺报》二版头条《自然向人亮出黄牌——从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说开去》的评论,20多年前的这篇评论文章,从刚刚起步的这一领域的文学创作上升到“人与自然矛盾、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高度。

回忆发表在1989年2期《三月风》杂志约4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水污染》,至今仍觉得有些神秘鬼使,当时万万没想到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新华文摘》《报告文学选刊》《中国环境报》《文汇报月刊》等报刊争相转载,1989年2月18日中国环境报社和三月风杂志社共同举办《中国的水污染》研讨会,会议开始由国家科委办公厅主任宣读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贺词,由于与会的众多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家争相发言,研讨会从上午9点开始,延长到下午1点30分……随着各大媒体对研讨会的报道,《中国的水污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9月5日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水污染防治会议特邀我参加,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在记者招待会上特意介绍这篇作品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会议其间曲局长特约我谈了半个小时,鼓励我在环保领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不断传到我的耳中——中国的水污染?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水还有污染?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嘛!作者有什么背景……

其实我是一个最没背景的人。创作动机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自幼爱好文学的我十几岁便记日记,从1959年至今从不间断的记满了几十个笔记本达百万字之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跑遍20多个省市自治区,那时记录的大都是祖国山河的水秀山清,1978年调入某报社工作也时常外出采访,这个时期的日记清山亮了,绿水蓝了,不少江河断流甚至干涸,巨大的反差,促使我在1988年12月下旬用5天的时间写出了《中国的水污染》。

研讨会后,我遵照专家学者的建议,再次亲近江河湖海,写出23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源的危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在1989年10月出版,此书出版后,北京电影学院约我拍专题片并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全国工商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钱学森致函《生命之源的危机》拍摄筹委会提出宝贵意见,宋健写信给我:为感谢脚踏实地地为祖国的未来而战,为保卫哺育我们的大地而呼号,为我們的人民而奉献的精神而兴奋,我们是知音!

想不到的是,当时从台湾回大陆的曾任彰化县长的黄顺兴先生通过电话千方百计找到正在珠江采访的我,要我立即回京面谈《生命之源的危机》在台湾出版的事宜,这位曾任台湾“立法委员”的全国人大常委是个传奇人物,年过花甲天真得如孩童,素不相识一见面就说在台湾因鼓吹环保坐过牢,在协和医院住院一口气读了《生命之源的危机》很感动。一再说找到了知音,随即摊开稿纸提笔写了《为刘贵贤先生著〈生命之源的危机〉在台出版推荐的话》——本书作者正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在环境保护战线上遇此知音深受鼓舞……4页稿纸,一字一格,一挥而就,写毕,特意送我一张在香山樱桃沟拍的照片,在照片背面赠言:我的知音刘贵贤先生留念……

《生命之源的危机》专题片第1集《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1992年5月由时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的司徒北敦执导完成,张家声解说,乔羽特撰写主题歌词,由杭天琪演唱。同年6月14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被选送到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不知不觉我突然被媒体冠以“著名环保作家”,说心里话,当时对环保作家这一称号很不习惯(感觉有些另类),因为早在《中国的水污染》之前,我在《北京文学》《当代》等文学刊物发表有《紫貂皮大衣》《鱼,还是自己钓的鲜》等10多篇小说,一下子变成环保作家,仿佛上了“发条”硬着头皮“环保”下去!接下来,马不停蹄,北起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南至珠江,北仑河、万泉河,西起特克斯河、塔里木河,东至黄河、长江入海口,再次考察、采访,先后在《文汇报》《中国作家》发表了《黄河情》《华夏看水人》,1994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水魂》,《水魂》一书涉及祖国几乎所有江河、湖泊、水库的几十个水文站,常常是采访一条江河上游的水文站,坐了汽车换马车,马车没了路,徒步十多华里,蚊虫叮咬,脚磨出水泡,那么艰苦,心里甘甜,如《文艺报》刊发的《自然与心灵的交融》一文中所表达的“荒野意识”、“宁静无价”,我突然悟出程虹先生的这篇文章与1989年9月16日的《自然向人亮出黄牌》是那么不谋而合,这一观点在因《生命之源的危机》一书应邀访问前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交流时大有认同,在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多瑙河、蒂萨河、伏尔塔瓦河、贝加尔湖、巴拉顿湖、黑海……“知音”无处不在。在作为一名“环保作家”,对《文艺报》如此关注、倡导“大自然文学”,发自内心的感谢,其实,我们曝光污染展示危机是为了更好地防止污染化解危机,欣慰的是国民的环保意识日益提高,而和高速度发展的经济、高房价、高铁相比,还是滞后;和灯红酒绿戏说帝王日的畅销“书”相比,“大自然文学”更显得冷清。但,如《文艺报》编者所言:想念其作品的价值也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出来!

大自然是有灵性的。以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为例,从上游玛曲草原溶入刘家峡、青铜峡、壶口、花园口到莱州湾的入海口,多次的亲临、亲近、交流、交融,在黄陵水文站,从仙气袅袅的“汉牙仙台”落足洪荒而又恢弘的轩辕庙,站在50尺高的“黄帝手植柏”下,冥想壶口那乱石穿空天摇云飞劈天盖地而落滚沸了一般的黄褐色瀑布,神思从5000年古柏硕大的树冠移向太空——啊,水之文,天之内,人之文,水之魂!

陈明玉(1901—1967),字望翥,号紫霞山人。福建晋江金井溜浆村人。幼就学私塾,后人集美学校。旋南渡菲律宾经商。而且驰骋菲华吟坛,声名远播。著有《二如真影室诗序》《陈明玉吟稿》等。是一名儒商。其代表作有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反映抗日题材的《望中原》和抒写思国爱乡之情的《燕子》等。

“好诗人是谪仙人”,是陈明玉的一句诗。陈明玉大概认为,好的诗人应该像谪仙李太白那样,张开想象的翅膀,在天地之间纵横驰骋,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高扬起艺术想象的旗帜。但陈明玉在同一首诗中又自叹“我愧烦烦妻妾累,不随仙去滞凡尘”。陈明玉的这种自叹,其实是一种自谦,正因为“滞凡尘”,让陈明玉脚踏实地,写出稳健而又沉实的好诗,自创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与艺术天地。大家公认,陈明玉是爱国诗人,但陈明玉的这种“爱国”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根植在他对乡情、友情无限眷恋的土壤之中。换句词说,陈明玉的爱国情怀是爱乡情怀与友爱情怀的升华。

现实题材的摄取,使得陈明玉的诗有据可依而不是捕风捉影、梦里观星。

陈明玉的深沉还表现在他的另一

“好诗人是谪仙人”

——陈明玉诗词漫评

□刘志峰 蔡芳本

个方面,即对事物细致入微的描叙。这种描叙加强了诗歌的质感,使诗歌形象更加突显鲜明。“腰如约束临风舞,频欲流霞酌上觥。”“半端皎洁松梢月,一枕潺湲石上泉。”像这样实景的描绘,在陈明玉的诗中处处可见,有时是点睛有时是铺排。点睛时,是诗中的亮点;铺排时,是诗中的光环。陈明玉深得诗中三昧,使得这种描述显得尤为必要,这种描述加重了陈明玉诗歌的分量,可以说,少了这种描述,诗歌就变薄变轻。

当然,陈明玉不会将这种描述尽往诗中乱塞。陈明玉深知,描述太多,往往会使诗歌太满、太实。诗不能太虚,也不能太实。“太实则内涵不足,笔下少物,其二景不实;其三意不切;其四神不清;其五气不逸;其六质不扬。”诗歌的艺术不是填充的本领,以实化虚,以虚见实,在所见所闻中加入自己的见解才是诗人的本领。陈明玉严格遵循这一艺

术原则,使得他的诗句不仅有景还有情有理,耐人咀嚼品味。这在一首《暮燕》中表现得尤为出色:“江湖随处有风波,却懒穿花织绶罗。含啄好为他日计,栖迟终被主人河。覆巢罕见长完卵,恶暴难安小乐窝。风雨满城春减色,何人剪柳弄金梭。”

在这一首诗中,有对燕子的描写,有对燕子所处环境、所处时间的描写,但处处呈现的是对燕子的关怀对燕子的担心,处处表达的是对燕子的评价与指引。情、景、意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情在意中,意在情中,分不清哪是景哪是情哪是意。

见识让艺术得以升华。

使艺术得到升华的另一方面是奇想。奇想是想象中的—一个类型,是对生活中某—种事物的奇特想象。李白诗中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同样,陈明玉先生的诗中也不乏奇特的想象,随便翻开陈